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七四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收買馬蘭草啟事

舊曆七月廿四日白露，過了白露就是收割馬蘭草的時候了，本廠擬高價收買，望各地工作團、區村政府，發動農民及婦女、小孩，大批收割，收割後須注意將其他雜草揀乾淨，然後浸入水池（和漚麻相同），漚成很白很細即可，和麻一樣者最好。利用冬閒送來本廠或函告本廠前往收買，看貨作價，送來本廠最好者每斤付價小米三小合。

晉綏日報社造紙廠啟

劉三保兒

現年廿二歲，方山一區朱家溝村人，四零年一月參加本縣游擊隊，曾於四三年四月寫回信一次，以後再無音信，見報後希速來回音，如知其下落者亦請告知，來信交方山縣公安局張尚群轉。　父劉德明

劉潤民

陝西延川永坪人，四五年由延安聯政調來晉綏軍區工作，去年尚在興縣，今已不知去向，本人見報後，速來信，有知其下落者，亦請函告，不勝感謝。信寄晉綏民主建國軍官團秘書轉本人收。　[illegible]（乳名金奎）

汾西霍家坪地主惡霸破壞土改
工作組張祝三爲地主階級撐腰
造下殺害貧農郭四顆滔天罪孽

（本報訊）據新華社晉西南三日電：汾西霍家坪地主封建集團以地主孟文華、惡霸富農要增華爲首，破壞土地改革，反對羣衆清算，「工作團組長縣府民政科員張祝三竟甘中地主惡霸「美人計」，和地主惡霸一個鼻孔出氣，於四月十四日將堅決要求清算地主的貧農郭四顆打死。該縣郭縣長仵赴該村召集羣衆開會，調查血案眞象，孟文華竟於會前威脅羣衆說：「吆聞起四顆的事，你們硬硬氣氣的就說該死！」此時分區工作團亦聞訊趕來，了解事件眞象後，即將主犯孟文華及主要幫兇要增華的黨弟，地主惡霸爪牙）逮捕，扣押政府法辦。對張祝三亦正研究處理辦法中。（編者按：據記者去光來電說：該工作團領導同志，對張祝三是否交羣衆處理，尚在猶豫中，只準備向羣衆承認錯誤了事。）該案經過情形如下：

該村貧農郭四顆，家中三口人，土地二十餘畝，又是獨門獨戶，民國三十二年冬，閻頑盤據該村，地主孟文華勾結閻頑特派員杜逆兆，藉口以郭未交清糧銀爲名，將郭吊在廟中毒打，立逼郭將十三畝平地一「賣」給孟某及其胞弟。三十三年，四顆被編「常備兵」走後，家中妻子更受孟某等欺壓，三個月後郭四顆從閻軍中逃奔我方，參加我汾[illegible]支隊當了馬兵。數月中，四顆進步很快，階級覺悟逐步提高，該支隊駐防四村（離霍家坪僅十里）時，四顆將地主孟某霸佔土地詳情報告上級，請求幫助他索還地主霸佔土地。孟文華被扣到支隊部後，承認罪過，並答應退出強霸土地。由此孟某懷恨在心，時謀報復。去年七月，四顆退伍返家，在村中向羣衆積極宣傳清算地主實行土地回老家，孟文華等更視四顆爲「眼中釘」。今年二月，附近村莊掀起清算鬥爭，該村地主奸霸十分恐慌，地主反動集團即陰謀破壞。惡霸要增華，便唆使其黨弟要富岐等在村中，宣傳有地的獻地，有糧的獻糧，以破壞土地改革。孟文華並指使要富岐威脅四顆說：「人家獻地獻糧你還不趕緊把窖獻出一孔？」四顆早識破地主奸計，將其斥罵一頓。從此地主惡霸即決心害死四顆，以此阻礙破壞羣衆清算。

三月三日該地工作團組長縣府民政科員張祝三等由白衣村到該村工作，住在要增華家中，要增華即乘機活動，叫他的弟媳劉金蘭（是個破鞋，又曾做過該村婦督導員）殷勤招待。張祝三隨和劉金蘭混到一起。四日上午張某在要宅內召開羣衆大會，地主惡霸也參加了，會上貧苦農民沒人敢說話，會議無結果而散。下午張又返回白衣村。三月六日，白衣鬥爭地主任元海時，孟文華、要增華即派遣爪牙要富岐、陳保唐等前往，探聽鬥爭情形，並指使劉金蘭專去包圍張祝三。當晚要富岐將張村，到孟文華家報告情況，孟即叫來狗腿子要文林等五人，佈置陷害郭四顆。孟某叫要富岐捏造了一套假「案情」，準備向工作團誣告郭四顆。廿七日，張祝三相約幹部史高明二次到該村做貸款工作，仍住於要增華家中，劉金蘭向張說：「四顆與要家沒好話，你可不敢相信。」並向張「訴苦」，挑撥郭四顆，張均相信不疑。此時張祝三又準備介紹劉金蘭到勃香完小讀書（劉金蘭已廿九歲）給了一石五粮食，並貸給棉花五斤。這時，孟文華也到張祝三面前控訴了郭四顆一連串捏造的「罪狀」，提出「四顆不死總是大害」。四月十二日晚，張竟答應孟文華等將郭四顆扣押起來，並親自教給劉金蘭如何向郭「訴苦」。十三日，在地主封建集團主持下，開過兩次大會，張祝三沒有參加，會後，聽了地主惡霸的「報告」後，遂於十四日擅自召開「鬥爭大會」。到會的人，大部爲封建集團爪牙黨羽而來。大會開始，張祝三曾接到分區某同志勸阻鬥爭四顆的信，但張竟毫不理睬，反大發雷霆，有地主惡霸及其爪牙撐腰，說：「縣長專員也擋不住「羣衆」的事」。會上要富岐、要文林、陳保唐及劉金蘭等先後向四顆假「訴苦」，孟文華更手持粗棒向四顆連罵帶打。在張祝三親自參加下，郭四顆竟被地主惡霸及其爪牙棍棒亂石打死在河灘上。血案發生後，孟某等爲掩護其滔天罪行，當即分別召開村民大會，聲言：「誰要說四顆死得冤屈，便同等論罪！」並禁止村人到四顆家與四顆女人談話。在這種情況下，羣衆敢怒而不敢說，暗暗痛惜「四顆死得冤屈」！（編者按：主謀犯之一的惡霸富農要增華、劉金蘭等，來稿未寫明是如何處理的。）（王寛）

短評
爲貧農郭四顆復仇！

讀了貧農郭四顆被害的消息，我們爲郭四顆之死十分痛心，同時更燃起了對地主階級不可熄滅的怒火。地主惡霸孟文華等這一滔天罪行，在地主階級欠下農民的血債賬中，又增加上了一筆血海深仇。我們呼籲爲死難者伸寃復仇！

霍家坪地主惡霸集團的這一滔天罪行，再一次教訓我們：土地改革是一個你死我活的鬥爭，地主階級絕不會馴服的放下屠刀，要徹底消滅這個萬惡的階級，幾千年來被壓迫的農民階級要翻身，必須經過嚴重的鬥爭；必須認識地主階級破壞土地改革的陰謀詭計是非常陰險毒辣的；必須認識霍家坪地主惡霸對於貧農郭四顆的血案，乃是地主階級破壞土地改革垂死掙扎的全部陰謀之一。我們必須和廣大農民堅決站在一起，以徹底的消滅地主階級的決心，來回答地主階級任何狂妄的罪惡陰謀。

這件血案再一次的警告我們：在我們革命隊伍中，混進不少異己份子、投機份子。他們在土地改革當中，爲地主階級作內應，妄圖裏應外合，挽救地主階級必被消滅的命運。也有不少立場不堅定的份子，常常做了地主階級的應聲虫，甚至做了破壞土地改革的幫兇，這應該引起我們極大的警覺。汾西工作團組長張祝三，消息中沒說清楚他究竟是什麼人，但單從他所作所爲的事實來看，已足說明了他已乾脆的離開了羣衆，完全和地主惡霸站在一道，殺死了我們的基本羣衆。這樣的壞蛋，是絕無任何絲毫的理由加以寬大原諒的，如果眞像記者來電所說的話，即分區工作團和汾西縣領導上對張祝三之處理尚在研究並有準備叫張祝三向羣衆認錯了事的主觀打算，那末，分區工作團和汾西縣領導者的羣衆觀點、階級立場，則大有嚴格檢討的必要。又報導中說：當張祝三準備地主惡霸開會鬥爭四顆時，分區某同志曾去信「勸阻」。分區某同志，不知是那一位，可見這位同志對此事，事先即有所知，那末，既然能寫信「勸阻」張祝三，爲什麼不能迅速反映給領導上？抑或曾有反映了那麼爲什麼竟任張祝三及地主惡霸造下這滔天罪惡，事先未很往制止？以血案發生在四月，爲甚麼一直拖到現在還沒有很好處理？

我們希望分區工作團及汾西縣領導上，對此案全部過程，應作十分嚴格的檢查與檢討，並將殺人犯張祝三及地主惡霸，交給霍家坪羣衆公審處罰，號召霍家坪的貧僱農；無地缺地的農民起來，澈底打垮地主階級，消滅封建，全體爲自己的兄弟——郭四顆復仇！地主惡霸必須向農民低頭，地主階級對農民的血債，必須全部償還！死難者郭四顆的家屬，應得到很好的安置！最後，望該地領導上將此案檢查與處理結果，向邊區人民公佈！

國際歌聲震盪在巴黎街頭
法京五十萬工人罷工遊行
抗議政府提高物價，反對減低口糧，要求拉馬第滾蛋！

（綜合報導）法國工人爲反對拉馬第政府的反動經濟政策，抗議減低口糧，已在全國普遍發動大規模的罷工運動。五日下午，巴黎各業工人五十萬人在總工會與共產黨號召下，舉行總罷工和示威遊行。據法新社訊：五日下午三時半，巴黎地下電車站之閘柵緊閉，火車汽車均停駛，郵局停止辦公，鑿四點，各鋼鐵、建築、化學、皮革等工廠工人均停止工作，整五點，各業工人、政府機關雇員及百貨商店店員，由各地向桑德馬廣場前進，遊行者高舉旗幟，上書「我們要麵包」！「打倒欺詐的傢伙」！「拉馬第滾蛋」！「抗議提高物價」！「反對減低口糧」的口號聲與國際歌的齊唱，震蕩在巴黎街頭。工會領袖們向示威的羣衆發表演說，敦促採取緊急措施，制止物價高漲，要求增加食物配給量，履行總工會與廠主聯合會於八月一日簽訂的增加工資百分之十一的合同。克勒索隆城的罷工，亦在迅速擴大中，當地之法國銀行、印刷部門、各運輸公司及報館，定六日起舉行總罷工四十八小時。其他各地如聖布與錶代爾地的彭古奧汽車工廠、里昂的汽車工廠、布勒斯特的海軍兵工廠、里姆斯的紡織廠、釀酒廠、煉鋼廠等的罷工和示威遊行，也在繼續擴大。南特城由於罷工怒潮的威脅，當局已集令軍隊，保護市政府。

法國當前這一蔓延全國的罷工運動，是拉馬第政府採取反勞工的經濟政策所直接引起來的。拉馬第政府不顧法國人民的反對，一方面宣佈減低人民口糧，「使法國人民面色蒼白，因爲二百格蘭姆的麵包配給量，較德國佔領時還少七十格蘭姆」（美聯社八月三十一日電），更加上肉類減少與煤炭在今後半年內缺乏三分之二，人民生活更形惡化；而另一方面，拉馬第又批准物價平均增加百分之十，以犧牲法國人民來保障大資本家的利潤。拉馬第政府這種倒行逆施的經濟政策，普遍引起法國勞動人民的憤慨與不滿。

法國的經濟形勢現在是更加惡化了，它已經遇到尖銳的美元危機。法國去年的入超約達十二億九千萬美元，今年則將達十三億美元，等於去年勃魯姆自美國借得的美元貸款。法國國民經濟部長菲立普日前在記者會上發表「對法國經濟情況表示悲觀」的聲明（塔斯社一日電），指出由於美元的短缺，法國此後半年內自美的輸入，將自四億五千萬美元減至二億九千三百萬美元，汽油、紡織品、皮革、金屬、礦砂、印報紙及飼料的進口，已一概停止。法國當前經濟形勢的惡化，又迫拉馬第政府依賴美國貸款以增加生產，而招致美國經濟侵入的直接結果，而巴黎風傳拉馬第政府還想再次向美國乞討這種得不償失的「新援助」。

在法國工人罷工運動日趨擴大和美元危機日趨尖銳的情形下，法國的政局也陷入了嚴重的危機而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拉馬第政府被迫向議會要求作第五次信任投票，五日議會投票結果，拉馬第雖獲得二九二對二四三票的信任，但反對票的比例已由七月四日的百分之四十二．七增爲百分之四十五．五以上，拉馬第爭取的多數也自同期的八十四票降低爲四十九票，他的信任者已不足議會議員總數五八六席之半（差兩票）。

反抗閻偽徵糧要款

陽曲群衆相繼起義

屋科、小塔兩村群衆投奔解放區

青年組成保家隊與武工隊一起戰鬥

（陽曲訊）（遲到）陽曲四區（敵佔區）羣衆，因受不了閻匪殘酷的壓迫，除陸續跑往解放區逃生外，各村起義投奔解放區的，近有屋科、小塔二村。八月四日，該區閻偽鎮公所鎮長郭永共，召集屋科、小塔等村羣衆開會，會上郭永共向羣衆威嚇說：「還會是『要錢還是要命』，你們老百姓一天天不能活了！不能活了，你們看能活不能活？」他又指桌上擺的一枝手槍、一包毒藥和幾根棍子說：「看你們是一下死，還是兩下死，三下死？一下死，是槍斃；兩下死，是毒藥！三下死，是棍子往死打。你們交不交？不交，這三條路，由你們挑吧！」羣衆糧食早被刮盡，沒有一個人能交納，當場即有一部份被綑押了，郭永共下令說，限三天屋科村交小米九石，小塔村交米麥十三石，最末並將綑押的羣衆押回鎮公所處理，接着郭永共便殺害了一個。小塔村羣衆聞訊後十分着急，全村存設搜盡才湊上小米二石，將該村被綑押去的羣衆王德清等三人贖回，當晚（八月六日）全村男女老幼集議，王二憨老漢說：「前二年八路軍來了，說閻錫山是大漢奸，害山西人的鍋背，咱們還認為八路軍說虛啦，這時才想八路軍說的是真話！」王某才說：「這次要錢款要的這樣緊，誰不出糧，就要辦『偽裝』，如不想辦法，就只有等死了！」大家爭吵一陣，最末一齊憤怒的喊出：「這扔不下什了！趕快到八路軍地面上求活路吧！」當夜全村四十五戶人家，全體暴動投奔解放區某村，屋科村聞訊後，全村十八戶也於當夜暴動逃來同一村子。我地區村幹部熱烈歡迎，馬上予以安置，幫助口糧，窯、土地，組織他們生產。現起義二村青年自動組成了剛保家隊，向我武工隊報名參加戰鬥。（郭漢武、李振華）

米家莊抽出鬥爭果實

幫助郭家背後貧苦弟兄

（交城訊）（遲到）三區米家莊農民於七月十日，特將自己的鬥爭果實一部抽出，送給郭家背行政村貧農，幫助翻身。郭家背後是本行政村的一個自然村，位於本自然村東北八里處的山上，居民十戶，土地全是山坡地，十年九旱，收成微弱，全村只有兩戶中農較為富裕（每人佔有產也才只有八斗），其餘八戶，衣食缺缺。米家莊則位於川地，田疇較豐，今年土改後，一般貧僱農全翻到一石五斗以上的平均產量，和大批的食牛羊，今年夏收後生活已有提高，因此工作團向他們建議：「是否可將咱村的鬥爭果實分給郭家背後一部？」清算鬥爭委員會即召開全村農民大會討論，大家都很樂意，說：「天下農民是一家，咱們能光管自家，郭家背後的地不好，應該分給些水地，幫助他們翻身！」隨即決定從現尚保存在保管委員會的鬥爭果實中抽出上等水地五畝九分、下等水地三畝四分、牛兩頭、磨坊、糧食二石斤、股份一部，送給郭家背後，現已於七月十日正式通知該村貧苦農民，工作團派往該村的同志，正協助羣衆進行分配。（張璐）

靜樂城關西街閭長高乘魁

欺壓群衆貪汚自私

經群衆大會給以撤職等處分

（靜樂訊）四街羣衆揭發欺壓羣衆，貪汚自私的閭長高乘魁、自衛隊長蘇希天等撤職。高乘魁係僱工出身，敵佔期間曾當過「維持會」代表，引上密諜在錦園等村搶過羣衆東西，四五年某解放後，在反訛詐及土地改革中翻身，分下二十餘畝坪坡地、窯一眼、糧食二百七十斤、磨四分之一，但他當了閭長後，不為羣衆辦事，卻貪汚自私，四五年某部移防時給羣衆留下的菜金一千餘元，他也私吃了。給部隊管線時，大秤收、小秤發，從中貪汚丁九十餘斤。四六年修的主席，羣衆共募捐洋一萬元，他私用了四千七百元。去年農長巡換大等四人給他鋤了莊稼，貧農蘇增給他鋤苗，貧農蘇等三人給他從麥頻往回運肥料，用了五工，入工九個，他都未給工錢。貧農蘇富孩買地主的三畝地，去年回贖土地時，硬叫退給地主。他得了遺兵體丑給小米二斗、毛襪一件，即包庇其不歸隊。此次工作團到了該村，他又被地主拉攏收買，威脅羣衆不要接近工作團。又該村自衛隊長蘇希天也貪汚抗勳米五十八斤，保管米糧三十八斤。此次羣衆揭露出這些事實後，當開羣衆大會討論，最後決定撤職，並要他們退出全部貪汚竊取之果實。（劉至基）

× × ×

對「處理任達雲意見」之檢討並

建議將任逆交羣衆公審處罰

九月六日本報刊出「交城米家莊工作團處理幹部問題不放手」一訊及「對米家莊工作團處理任達雲問題的意見」一文之後，經過我們研究，覺得對這一個案件的處理是欠妥的，對任達雲問題的看法，是有錯誤的，因而對米家莊工作團的批評是不徹底的。

任達雲過去附敵（曾當偽副村長）作惡，據該村輿論：任達雲在村中強姦婦女二十多人，霸佔任二讓之妻，逼死本夫，又霸佔其財產，打罵貧苦羣衆，偽村長強迫為敵支差，曾逼得貧農任建吉用鍘刀自殺，任逆竟將自殺未遂之貧苦農民，[illegible]。單就這些罪惡行為來看，已將任逆的醜惡本質暴露淸楚，已足夠的說明任逆是個罪不可恕的壞蛋了。有了解該逆過去的人向我們反映：米家莊有所謂「四大閻」，「八小閻」，而該村羣衆謂任逆為「一特閻」，這就是說，羣衆把任逆看做壞蛋中之壞蛋。去年米家莊羣衆一再要求向任逆清算復仇，那是很自然的，是非常正義的。可是領導上卻限制了羣衆要求，一直壓到今年五月，當決定交由羣衆處理時，工作團卻又向羣衆提出：任達雲在甚時候作的壞事？給咱羣衆做過些好事沒有等等。結果而有所謂「羣衆已從高度憤怒中恢復平靜（？）」，他們自然的用自己的理智冷靜（？）分析這一問題。」大家說什麼「他對咱的壞事，大半還在敵佔時期，」「因為那時還沒有受過八路軍的教育。」「那年大旱，要不是他領導下向老財借來糧食，咱們還能活到現在？」這些話，工作團沒有必要去深入羣衆考察一下，是否真正是羣衆的話？特別是否是貧苦農民的話？我們覺得像任達雲這樣的壞蛋，即使做過一點「好」事，也是投機性的，是投了新政權的「機」，亦須在打倒之列。何況正如知道該村情況的人向我們提出：[illegible]一點老財的糧食借來給了貧苦羣衆，[illegible]

對像任逆這樣的投機份子、敵偽份子的問題，把「當幹部問題」混為一談，是錯誤的，[illegible]沒有受過八路軍的教育，這是根本不應該提出的理由，[illegible]這是根本沒有立場，是不放手的表現[illegible]，我們在[illegible]也當成處理幹部問題，向米家莊工作團提出批評，但反映了我們在這個問題上階級觀點很麻痺，階級立場不明確。正因為如此，對米家莊中間羣衆用自己的理智冷靜的分析，照樣列出問題，報紙所講的話亦未加批評，這就給敵偽份子投機份子講了大話，也是失掉立場的，值得我們警惕！我們堅決的反對任何[illegible]，我們某些領導者像米家莊所暴露出來的[illegible]，因此我們向八分區領導上提出：[illegible]米家莊工作團的處理[illegible]錯誤，任逆的問題[illegible]是什麼[illegible]，與當地領導上應向米家莊羣衆公開檢討去處理的錯誤，並將任逆交羣衆公審處罰。

準備搶收，預防旱凍

耕夫

「秋分糜子寒露穀」，馬上就是秋收的季節了。今年麥子，各種莊稼都種的晚，成熟期也會遲一些的，按理說應該等熟透了再收，但是由於「久旱必澇」，最近連下了二十天雨（從陰七月初一算起，即陽一二日即連下幾天，此係老鄉說法，實際下雨十來天），不但使莊禾除生長受到影響，而且氣候變涼，容易早凍，我邊區農作物在遭受過嚴重旱災後，現正面臨着早凍的危險。根據去年的經驗，凍災是必須預防的。去年九月十八（秋分前七日），一場嚴霜，殺死了一二三分區和六分區的一部份地區莊禾，收成當隨降低一半，使吃在嘴上的糧食，受到嚴重的損失。目前離秋分（本月二十三日）不過半月，若再遭早凍，災害就更加嚴重了。

防凍的辦法，在預卜見氣象突變的前夜，預備些柴草，放在地裡的西北角（因秋風多從西北來），於陽婆出山前兩三個鐘頭，用火點着，使濃煙瀰漫天空，遮住秋氣，驅化秋霜，但僅預防辦法，只能用於人口稠密的平川村莊，且需大家聯合行動，至於廣大山地，恐怕還是很難辦到的。因此，提倡早收──「熟一塊，收一塊」，是防凍的最重要的步驟。[illegible]

[illegible]

寧武公安局

破獲地主特務活動案

郭儀父子瓦解我民兵被扣捕

（寧武訊）此間破獲特務地主郭儀瓦解民兵投敵案件。今年二月間郭儀令其子郭步雲，將我市政府公事上的大山樂擺偷回，其家成市政府圖記樣式，騙了三張假路條，兩張是給郭步雲和民兵中隊長張德開的，蒲口到忻城買貨，另一張是給民兵投敵，又張到了忻城，探摸了敵人據點的情況，投敵了敵人四支槍，交給我公安局後，又供出其中全部情形，郭儀除[illegible]畢課，遂被我扣押監禁。（楊久援、呂孝先、周玉清）

張義養同志

機智捉地主

（[illegible]訊）九區民兵張義養同志，[illegible]

[illegible]做壞事。往太原共護送過三次地主，共白洋一百六十七元，此次又企圖送寧武城大地主吳五人到太原，全家五口人，說好送至白洋二百五十五元。[illegible]同志看見事已露，就用機智的辦法麻痺他，[illegible]將他們一併扣押[illegible]（郭子秀、馬如秀、申乘鈞）

催促早熟預防早凍

高家村爭取多鋤一鋤

秋雨淋壞莊稼

（本報訊）近來秋雨連綿，給予正開花的豆田、高粱，和正出穗的糜黍等田禾損害很大。據興縣高家村羣衆談：該村大部豇綠豆已完蛋了。豆花被淋掉，豆角落的長不飽仁子，如陳兆明和白德牛種有七垧半豆子，估計能收鋤耕頭。白不豁種的一垧糜子，有三分之二被雨淋的恐怕出不了穗。七十歲的老農白世兒說：「損失更厲害的是在卅來天內（陰曆七月一日至卅二日），能早熟的渡過去瞎，以後天氣日短，夜日月就長了，又且秋雨多了涼的快，說不定又會早凍的。」羣衆爭取多鋤一遍，催促秋田早熟。（東明）

簡訊

[illegible]

大清河北英勇軍民 全部摧毀沿岸碉堡綫

冀中各地翻身農民熱烈參軍

（新華社晉察冀七日電）進犯平津保三角地區蔣軍，經當地軍民連續打擊，其主力已縮回平保綫，我堅持內綫作戰軍民，繼續勝利打擊敵人。冀中軍區頃發表公報稱：掃蕩大清河北地區之敵，到處遭我打擊，加以兵力不敷，後方空虛，其九十四軍四十三師及十三軍四師，已於上月下旬先後回竄平漢沿綫與北平附近，僅留蔣軍十六軍七個團及各地雜軍，仍盤據大清河北綫，退縮於固（安）霸（縣）新（城）雄（縣）四縣間之狹小地區內，修路建碉，進行分區「掃蕩」。我堅持河北英勇軍民，反「掃蕩」一個戰役勝利，敵在雄縣新鎮間大清河沿北岸之碉堡綫，一夜即被全部摧毀，霸縣附近大寨莊據點亦被摧毀；津西勝芳附近及永定河北，我敵後武裝亦極活躍，我津武（津西武清聯合縣）地方武裝於上月下旬截擊敵汽車一輛。民兵最近在勝芳以東與敵作戰四次。上月底，我活躍永定河北某大隊，曾潰由廊各莊等地出援之敵，斃敵二十餘。

（新華社冀中七日電）冀中各地翻身農民熱烈參軍。饒陽一縣，補上前綫的青年已達千餘人。在覆查中的清苑，五天中即有二百六十名青年報名入伍。高陽于堤村貧農江寨等五青年攜手入伍後，董楊莊的七十多歲的母親對他說：「今年覆查，我在貧農小組翻身了，聽說你江寨哥參軍了，你也去吧，打完老蔣再回來，要不，你就對不起俺」。安國城關區張二村民兵帶頭劉丁二十一個翻身農民同時報名參軍，劉家莊青年劉小邦報名去了，他哥哥和弟弟隨到，都趕去報了名。

趙壽山將軍安抵陝北

就西北戰局發表觀感稱：胡軍必將覆滅於陝北山地

（新華社西北七日電）西北軍名將前國民黨第三集團軍總司令趙壽山將軍，已於一日由晉冀魯豫解放區安抵陝甘寧邊區某地，邊府林伯渠主席、中共西北局副書記馬明方等特設宴歡迎。趙氏就西北戰局對記者發表觀感稱：「胡宗南進犯邊區的軍隊，必將覆滅於陝北的山地。大關中老百姓把他的軍隊叫『豆腐軍』，像這種素質不好、訓練又差、多年沒打過仗、再加上戰略錯誤以及人民一致反對的軍隊，還能不失敗嗎？」趙氏追溯三月胡宗南侵攻延安時，胡曾問他：「我要打延安，你看怎樣？」當時趙將軍反問胡宗南：「你打不下延安，可又怎麼辦？」隨後他又誠懇的說：「共產黨一定會把延安給你『讓』出來，把你的軍隊吸引到內地，到處展開游擊戰，消滅你。」趙將軍稱：「現在事實恰巧就是這樣。我深信人民解放軍必勝，人民解放軍已由戰略防禦轉入進攻，自己生存前途，已是勝將介石的。」趙氏雖經長途跋涉，精神仍極健旺，現已與其三月離蔣管區轉來陝北的夫人黃居仁女士及家在陝北的公子媳婦重行團聚。趙氏並稱：他的故鄉大關中人民，在胡宗南的壓榨下，現已忍無可忍，正紛起抗糧抗捐抗丁。趙氏表示決與解放區人民攜手，一道消滅胡宗南。

綏德吉鎮區 二百餘青年湧入我軍

（新華社西北七日電）綏德吉鎮區二百零五名參戰青年，已湧入解放軍主力。他們中，二十三歲的馬耀宗是陝北革命先烈的後代，在十年前的國內戰爭時期，他的二叔父馬耀斌是綏德縣蘇維埃主席，後來被蔣介石的走狗槍斃在吉鎮路旁，父親被蔣介石特務逼死在地窖裏，三叔父馬吉昌也被特務逼死在綏德佛堂，他母親只有他一個獨子，但他發誓要為父親們報仇。馬俊傑送軍糧時，曾親眼見過蔣軍的暴行，他憤憤的說：「五富溝楊家園子的婆姨被蔣軍蹂躪得不像樣，糧食被搶走，牛羊雞豬給殺光，劉學剛被打得稀爛，要讓敵人打來，咱一定也要受遭罪。」馬宗榮是一鄉政府的主任，他告訴記者：「今春上向老財算回了土地，從前我只有七垧壞地，一家五口人，年年挨餓不夠吃，如今我決不能讓胡宗南來糟蹋。」最使人感動的是馬良驥，當他報名參軍時，因年小，曾被多次拒絕，但他不肯甘休，鄉政府被他纏不過，終於批准了，他打開習字簿，給記者看着幾行字體不勻的字：「頭條任務是收復延安，二條要把胡兒子（指胡軍）消滅完，三條是活捉蔣介石，開個公審大會，叫老百姓出氣。」

蔣賊在華中抓丁暴政 遭到人民英勇反抗

（新華社華中七日電）蔣賊在華中抓丁的暴政，已遭到人民英勇的反抗。據南通民衆日報透露：在蔣賊「總動員令」下後，蔣記蘇北第四師管區（即蔣四十九師防區），僅南通、如皋、海門、啓東等六縣佔點鎮，即擬定抽丁六千一百八十六名。現東台、如皋、南通三縣，月來已被抓青壯年達二千名以上，甚至老弱殘廢也在被抓之列。上月三總縣保警隊門中被解放軍殲滅的只……之時方文件稱：「……能夠得上，亦可補充不足額。」在此擺劫下，人民紛起反抗。南通鄰鄉某姓兄弟倆將全被抽去，向鄉保長哀求無效，以老父母無人養活，悲痛之餘自盡，同時獨子老父憤不欲生，手提菜刀，追撲鄉保長說：「要你狗命！」當頭一刀，甲長被殺，鄉保長亦被攔腰劈了一刀，迫得蔣記鄉長……忙宜佈置抽丁，某保會有數十家抽丁衆斷起痛打蔣家抽丁人員。蔣佔通過來解放區，泰興黃橋附近地區，已逃出三百餘人，其中很多更自動參加人民武裝，向蔣賊復仇。泰州某區即有四十餘人聯名參軍，他們表示：「與其被反動派抓去送死，不如奮起拚命來拚。」即不幸被抓而被迫入蔣軍之青壯年，亦不甘心為賣國賊當砲灰。

蔣軍暴行人間少有 以活埋槍斃虐殺新兵

——我殲獲之蔣軍一連長日記暴露——

（新華社西北七日電）延安四游擊隊繳獲蔣軍暫編第某連連長徐承棣日記一冊，暴露了蔣軍人間少有的虐殺新兵的暴行，並記錄了蔣軍的厭戰情緒。徐在三月十日記着：「沿途有病兵大多數是新兵，活埋兩名，一名被埋在路邊，頭部露在外面，我用鏟子鏟死，他說是四三零團第一連的小兵，因為走不動，排長叫班長把他活埋了。……當時，他的班長還在二百公尺遠監視，同時，一個排長正要埋一個蔣的河南人，那個兵只不過走不動，我對那病兵說：『只要你能走，絕對不會埋你。』他不聽，自己用白布蒙上頭，脫掉軍衣，預備下坑去。被活埋時，我不忍心看，便走了。還有一個病兵，看見一個坑，嚇得發抖。」「三月卅一日記着：一路上死新兵四名，他們多因在長途行軍中病了的，內中有一名因不能行走而被槍斃，病了的被活埋槍斃，活埋的也正在走向同樣的命運。」四月二日寫着：「我首先到七、八班那裏去看牲口，一盞較大的孤燈，照着新弟兄枯黃的臉，我知道他們的內心是萬般的愁苦。」「在延安，有如困在牢籠裏一樣，……每天所需要的給養，成了大問題，沒有菜油吃，買都買不到，大家缺乏菜蔬；晚上蚤蝨咬，精神上大受損失。……中央軍的軍政工作，還不如共黨的堅強，……」（四月十三日）。這位買辦資本的連長，又加上經常發生「夜來響起砲聲」（？）的美夢，一陣，驚醒了……（四月二十日）「我受不了這叫喊的煩悶」（四月二十一）。最後的出路是：「我要錢，也為金錢而沉醉，……！打開我的枕頭，尋出較好的新衣，明天決定換掉，到市場中去購『難過報』」（同日）。

× × × ×

……中，一百餘被抓壯丁在戰場上打死押兵，某縣金家莊戰鬥兵曾在戰場上打死排長，舉行光榮起義。三個被抓青年在蔣軍中待了六天，即組織了三十二個安徽籍新兵，一起逃來解放區。南通新民鄉二百五十餘壯丁一夜全部逃光。我民主政府已在邊區設立逃命招待所，支援蔣管區青壯年的反抓丁鬥爭，幫助他們解決困難。易抓：青島蔣市開始實行抓丁六千名之計劃，揚青市買丁一名，市價已漲到關幣五百萬元至一千萬元不等。

晉南豫北新收復區 武裝農民保衛土改

（新華社晉冀魯豫七日電）晉南豫北新收復區各縣土地改革與武裝農民結合，使鬥爭向前發展一步。開始，新區羣衆在分田、分財、分糧中雖初步獲得利益，但地主惡霸統治未最後消滅，特別是地主武裝未完全解除，羣衆存在着「兩頭怕」思想，怕蔣頭軍來，怕農會力量撐不住，因而反動地主得以大肆反攻，殺，到處造謠破壞，以至勾結蔣頭土匪騷擾搶劫。滎河縣杜村地主悄悄組織武裝，預謀暗殺幹部，又秘密糾合蓄村長一些走狗，收買了領導該村羣衆鬥爭之農會主任范敏學貪污果實，於八月二日假充區長名義，召開羣衆大會，綁吊打范敏學致死。猗氏縣也發生類似現象，影響土地改革陷入停滯狀態，如猗村貧農王登雲四口人只三畝地，以前曾要求分地，現在分給他們，卻推托沒牲口，不敢要了。因此，凡是地主反攻的地方，農民們都迫切要求武裝起來。滎河杜村農民在公審大地主范燕時，一致高呼：「誰敢投我們頭上一根髮，就要殺他的頭！」萬泉縣四望村積極份子薛安福、陳立端被蔣特務殺掉，羣衆憤恨組織自己的武裝，後蔣特十餘人又企圖在夜間包圍捕殺積極份子，當被放哨之農民發覺，羣起痛擊。次日，該村翻身農民召開慶祝勝利大會，農民武裝又加擴大。猗氏翻身農民武裝有民兵、自衛隊、翻身隊等，數目相當可觀，他們隨時隨地對蔣特作戰。豫北封邱縣各地主土地保衛抒翻身農民武裝組織聯防，已建立小區武裝，與不斷搗亂之蔣特「一隱團」作戰。洪縣五區翻身農民解除地主武裝時，查出德克式槍一挺，長短槍共一百三十八枝、手榴彈一百七十八個，十五個村發展了一百多個民兵。羣衆在自己的武裝掩護下，於八月下旬，該區三十四個行政村中即已有二十六村，分土地七千四百餘畝，房子六千餘間，牲口七十六頭，糧食四百餘石。

米脂游擊隊搜索高山深溝 捕捉敵卅六師潰兵

（新華社西北七日電）米脂縣游擊隊聯合工人游擊隊，搜索高山深溝，捕捉沙家店殲滅戰中蔣軍三十六師潰兵。從上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已捕俘該師師部官兵李紹吉以下官兵一百四十四名，繳獲輕機槍十九挺。另一游擊小組在沙家店地區，拾獲完好之山砲兩門。

東北前綫民主聯軍 展開大練兵鑽研技術

（新華社東北七日電）東北前綫民主聯軍展開大規模練兵與鑽研技術運動。某部戰士在經歷夏季攻勢後，湧入民主聯軍的各地翻身農民，在練兵中，技術進步極快。某部機槍連一半以上的新戰士，投彈已能投出三十五米。參軍僅十一天的某連新戰士周武仁，實彈射擊，三槍連中二十七環，深得讚許。某部勇猛打地堡，精心苦練，進步極大。該部某連在爆破八十米距離的四道障礙中，最初需時十一分半，現僅須時一分三秒，創造了新的紀錄。又另部民主聯軍發起「提倡鑽研戰術」的通令，號召人人出主意，依據「對法」，從一步步練現代化的各種戰術，把部隊中擅長技術的戰士與有才能的指揮者組織起來，進行研究，提高技術。現該部已分別組織了各種人才研究會，成立研究技術組。

陝甘寧新聞工作者 頻繁戰爭中堅持工作

（新華社西北六日電）陝甘寧邊區新聞工作者，在頻繁的戰爭中堅持工作。邊區羣衆報鉛印版在蔣軍「清剿」中，從未中斷，關中、隴東、三邊、綏德、延屬等分區報，亦堅持油印出版。關中分區新聞工作者在游擊戰爭中堅持工作，並堅持出版。關中人民熱愛的關中三日刊，予敵後堅持鬥爭羣衆很大鼓舞，赤水縣羣衆看到該報，興奮的說：「能看到咱們的報紙了，咱們一定能勝利。」該報會派出圖解記者，通過封鎖，深入蔣區，翻印南縣報，爆印宣傳品，向蔣佔之大關中散發。該區新寧縣通訊員果懷信在蔣軍侵佔期間，亦能經常寫稿。在延屬分區，記者歐洛隨延屬游擊隊深入火線採訪，他所寫的通訊，鼓舞了游擊隊員們的戰鬥情緒。現前綫野戰軍已成立野戰分社，記者紛紛深入連隊及火線採訪。戰時邊區新聞工作的另一特點，即黑板報、小型報的大量出現，如綏德、沙家店戰役中，即出版油印參軍新報，鼓動參軍運動的好榜樣，在指動參軍中，起了很大作用。

蔣賊暴政

（新華社遼東七日電）安東、通化蔣軍撤退時，驅走學生九百餘名，現均扣押於撫順「學生收容處」中。該處名為「收容」，實則為一變相集中營，每二十名學生中即有一佩帶手槍的「特務學生」監視言行，稍一不合，即被按上「異口」罪名，加以刑罰，有人因此失蹤。「收容處」生活極苦，每人每日伙食僅流通券三百元，再加上層層剋扣，學生無法果腹，祇以稻草三斤為地，患病者甚衆。

耐鎖的脚跟站得穩

——記僱工張耐鎖和地主趙建庚的對話——

童雲

六月初，岑營劉莊村羣眾，向地主趙建庚進行了清算鬥爭，僱農張耐鎖鬥爭很積極，羣眾選他當了村幹部，地主趙建庚即陰謀拉攏耐鎖，曾三番五次暗地裏找耐鎖談話。

一天耐鎖上地裏去了，趙建庚也悄悄的跟出了村外，向耐鎖乞求着說：

「你看眾人把地多拿走了，留下幾塊壞地，叫我怎的活，這可全在你招呼哩。」

「哼，我家三四口人，一兩垧壞地，熬鬢子沒地種，不是長了這麼大?!」耐鎖不耐煩的回答了兩句。

「你替我對眾人說說，留下兩垧菜子地。」

「我不行，你問羣眾去吧。」

「你說一句，頂我說十句，你不看我，你不看廝們（孩子們）穩活。」地主裝出可憐像，想打動耐鎖的心。

耐鎖發了脾氣：「你這人不識眼色，你還想冬天睡在熱炕上，夏天躺在樹底下，僱上幾個人受苦，再沒啦那事情！」

地主看見勢頭不對，悄悄的溜開了。

× × ×

夏收後，政府預借公糧，村裏召開羣眾大會討論，趙建庚又活動他的狗腿在會上說：「建庚不行啦，公糧分數要給下一下。」又說：「誰種地，誰出糧。」這樣的說法遭受到羣眾的反對，耐鎖堅持着「建庚的分數不能下，今年公糧要他照樣出」，這個意見，大會通過了，地主的鬼計沒實現，又去找耐鎖。

「唉！我沒辦法啦，今年連半也賣不起，你還是費心和大夥商量，把分數減減吧。」

「我看你的負擔還輕，再加上些才對！」

「好耐鎖呀，你招護些，我死忘不了你的恩。」地主着了慌，苦苦央哄耐鎖。

「好，我再照護你一下，你把埋在地下的銀洋元寶拿出來就對啦。」耐鎖這句話指在地主的心上，地主再不嚷氣了。

村裏人知道地主趙建庚暗地活動後，紛紛議論道：「建庚沒鬥徹底，心不死，還想活動……」地主着了慌，趕快又去找耐鎖，想探聽消息。

「耐鎖，你說我不是又惹下了大禍？」趙建庚鬼頭鬼腦的諂問，並說：「你看我這事怎的就了啦？也怕不怕？」

耐鎖聽了這句話就動了火，對着地主罵道：「你當村副長問過我（地主曾任閻錫山政府的村副長），你三番五次問我作什，你想謀甚的鬼計？你規矩一點吧！……」趙建庚碰了一鼻子灰，趕快的溜開了。

羣眾談起這件事，大家都稱讚：「耐鎖的脚跟站得穩。」

（作者按：劉莊是羣眾自發起來鬥爭地主趙建庚的，羣眾起來後，我們才去了兩個幹部幫助，鬥了一下沒鬥徹底，因此地主進行活動，企圖拉攏積極份子僱農張耐鎖。從這裏可以看出將死的地主階級的陰謀活動以及貧僱農民階級覺悟的提高，階級立場的堅定。）

「小迫擊砲」的故事

牛一

（一）

七班張班長，外號叫做「小迫擊砲」。

初次聽到「小迫擊砲」的稱呼，是在部隊向晉北平川進擊敵人的途中。那時，跟隨連隊行軍，和戰士們邊走邊談，特別是對於手榴彈，[illegible]談得津津有味，他們把手榴彈的作用比如迫擊砲。忽然，一位戰士大聲叫道：「那麼，老張不是變成小迫擊砲了嗎？他是咱團的有名投彈手、突擊手吧。」很快的，「小迫擊砲」就代替了「老張」或「張班長」的稱呼。現在，這個響亮的名字已成為全團光榮的稱號。

「小迫擊砲」——這個僱工出身的人民戰士，現在的七班長，他不但投彈投得好，像個迫擊砲，就是他那健壯的身體，也如迫擊砲一樣。

（二）

在一個夏天的黃昏，晉北平川連綿大雨過後，我們部隊像長蛇陣似的，沿着河溝，向西北挺進，今晚要攻取[illegible]縣城。[illegible]

[illegible]

總攻開始時，月亮已經爬上東山。團長指揮大砲和機槍掩護工兵接近城門，[illegible]

[illegible]

（三）

部隊冒着大雨，沿着同蒲向南追擊潰退的敵人，爬過石嶺關的雲山，[illegible]

[illegible]

（四）

部隊在短期休整時，旅、團的敵工人員都來了，[illegible]「小迫擊砲」[illegible]

[illegible]

掛鐘

王靜軒

寨子地主任旗，因偷瓜被羣眾鬥爭，餓了二十斤莜麥，心中更痛恨羣眾，時時刻刻想報復一下，他的房背後掛着一口大鐘，是村裏召集開會用的，村裏人暫時用一條繩把它掛起來，任旗看到是個機會，想：再有人拿斧頭打斷繩，鐘落下來不死也要亂斷一條腿。但是他的陰謀被羣眾發覺，馬上召集會審問任旗，任旗借理由，說他家死了個小孩，陰陽給他算下命是鐘的兒衝到他院裏的故。羣眾說：「鐘的聲音就往你院裏衝，別人家院裏就不見？」任旗無法可答，最後羣眾決定他釘一個鐘架子，限三天掛起來。

「老狐狸」

徐挺秀

過去家家都來看病，
僱上長工來種地，
地主又放高利貸，
外號叫個「老狐狸」。

吃的好來穿的細，
烏黑頭髮鼓鼓髻，
從來不拔一根草，
繡花鞋上怕沾泥。

翻身鬥爭來清算，
樣子裝下那紅契，
要去跳井又怕死，
樑樑上吊沒人理。

清算翻身分給地，
窮人報仇出了氣，
消息登上那報紙，
羣眾心裏笑嘻嘻。

【養好傷重返前綫】

周元亭

——記××村婦女慰勞傷員——

七月中旬，我解放軍某部在攀退[illegible]，有一部份傷員，到汾陽××村休養。

當十九日，我們傷員同志到達村時，婦女們接着，立刻大部分婦女在村口迎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